

# 星期天夜光杯

本报副刊部主编 2019年8月18日 星期日 第794期 | 新民晚报

首席编辑:李纬 视觉设计:戚黎明 12



程十发与汪大文

## 1 一句话就是一个承诺

《乙卯秋日写花鸟八种》《鲈乡杂忆》《丁巳写宋人词意册》和《诗意山水精品》，程十发先生前后馈赠给学生汪大文四本精彩至极的册页。勾连起整个故事的，是《丁巳写宋人词意册》。

1977年10月，在北京羁留了三月有余，程十发迫不及待要把在旅途中所作拿给汪大文看。从前的秋天比现在来得早，“那时我住在武康路109号，他兴冲冲跑来，穿了一件厚棉布外套，像变戏法一般，从宽大的袖笼里掏出一小捆画卷，还得意地告诉我，用来作画的纸，是从清朝宫中的账本里揭下来的，因此有些还能隐约看到满文。”

那年七月，程十发先生带着学生晚辈四人：汪大文、陈逸飞、魏景山、吴玉梅，自北京飞往内蒙古呼和浩特参加那达慕，看赛马和摔跤，大家一路画了很多速写。胡天八月即飞雪，八月的草原已有寒意，众人卡车换大巴，又一路颠簸到北京。

“九月底，我们四人先行返沪，先生留京城继续工作。长安街中秋之夜，先生写信与我笔谈唐宋传承，又提及途中只携得宋词选一册。”

师徒结缘四十七载，汪大文保存了52封先生的信札，“这封信是最重要的”。中国画有“六法”，程十发认为“骨法用笔最重要”，不管时代如何进步，没有这一点，就不是中国画；不管如何创新，如果没有笔法基础，也是寸步难行。“但当时我人云亦云地与先生争辩‘气韵生动’才是第一要紧，今日想来，真是幼稚。”

见汪大文翻阅自己精心所作的宋词意山水、人物、花鸟十二页爱不释手，程十发嘱咐学生当下不要拿给别人看，沉吟了下，又说：“过四十年吧，那时大家可能更了解一些。”

为什么要过四十年？先生走后，汪大文又读题跋，只看到其中有借用《金刚经》中的句子，隐约觉得，在当时的环境下，旁人看了，或许会多嘴而给先生惹祸。谨遵师命，汪大文连装裱也是拿到常熟去做，并且小心收起了那张有题跋的宣纸。

# 汪大文 四十年前的册页里有一段人生

◆ 吴南瑶

“四十年后，你再给别人看吧。”

因为老师程十发的一句嘱咐，既有精彩纷呈的人物画，也有新奇灵动的花鸟画，更有意境浩渺的山水画以及题画诗，四本幅幅精到，张张优秀的册页四十年从未示人。

开阖间四十年已过。2019年8月18日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悉心为汪大文选择了位于上海中心52层的朵云书院，举行《仰观观止—程十发册页精品》首次公开出版分享会。“这么高的地方，感觉离老师也近了一点。”满头华发的汪大文在众人面前郑重打开精装本的盒盖，紫、绿、粉、蓝，不落窠臼的选色与设计，四册精心制作、印刷的册页很重，重得正如这人生的承诺。

1960年8月18日进上海中国画院，9月拜师程门，学生18岁，先生38岁。如今，生于1942年的汪大文也已年近八旬。“这套书，就是一场旅程，我愿与读者一起，溯游而上，重回故事的起点。回望是为了纪念。”



## 2 正大光明有颗爱莲心

人生就是一场旅程接着另一段。1981年起，自费出国留学的政策开始放开，“那时，我已经四十，画先生一路的画也算小有名气，润格10元一平尺，生活无忧。但先生知道我个性，鼓励我出去闯，去学习其他艺术。”带着四百美金，还有先生所赠的册页，有意突破的汪大文带着儿子登上了飞往美国的班机，在异乡展开了人生新的起点。

凭着先生写的纸条，汪大文敲开了大收藏家王己干的家门。收过程十发的画，“王己干说先生就是当代唐伯虎。还对我说，‘你的老师对你真好，放你出来’”。

尽管有先生关照，但人在他乡怎会容易。思乡心切时，汪大文才会打开珍藏的册页，翻到先生画的荷花，1977年的那次旅行清晰如昨。九月初到承

德避暑山庄，康、乾全盛时期的辉煌壮丽已灰飞烟灭，当年的行猎马蹄声如梦幻泡影。离宫池满池荷叶翻飞，所幸那朵兀自美丽的红莲已永远鲜艳地留在了册页首幅。身处大洋彼岸，隔着时光的距离，再默念先生的题跋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静露加闪电，百劫又重生，心无维摩诘，笔墨是长春”，汪大文觉得心中豁然有亮光。

曾因画《海瑞的故事》而遭重点批斗，一度被剥夺执笔的自由，然而，那些年，先生的创作思维始终活跃。在那几本册页中，先生纵情追求用笔的快感和造型的乐趣，逆境与险恶早已抛诸脑后，进入物我两忘的自由境界。也许生命中有痛苦，先生却能把它化解成幽默，然后是宽容。在那段远离故乡的岁月，再不能侍奉在先生左右，聆听先生的教诲，但汪大文却觉得自己的

心似乎离先生更近了。当她再度拿起画笔时，荷花与观音成了她最中意的主题，“我从此再不刻意地把荷花的传统意象付与笔端，荷花的美使我感悟万物的生命过程都有其光芒。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包容万事万物。”很多年后，当汪大文把自己在美国的创作给先生看时，程十发说：“这才是我的学生汪大文！”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程十发到纽约，汪大文陪先生到大都会博物馆浏览，两人在非洲馆停留了很久，“原始的东西是最有生命力的。我现在还记得先生当时对我说的话。”纽约的短暂相聚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温暖着师徒二人的心。1997年，汪大文终于回到上海探望先生。斯时的程十发连续经历了丧妻别女之痛，再不见昔日的意气风发。但师生相见还是给老人带去了一丝安慰，他老派地摸出红包，指着汪大文孙女的照片说，“这不是小汪大文嘛”。

## 3 人生若只如初见

题，素白刻，大文之砚”。

1964年，师徒二人与画院同事一起到青浦朱家角体验生活。一日，汪大文被派去提水，半路遇到当地的小孩招呼回家去试听刚装好的无线电收音机，玩心重的汪大文早忘了老师还在等水煮茶，而久不见弟子回去的程十发和其他几个老师一路找到河滩，既不见人也不见水壶，急得捶胸顿足，“这叫我怎么和她妈妈交代”。多少年过去了，程十发还会嗔怪这个心大的徒弟：“我的心脏病都是那时给你吓出来的啊。”

1976年画院组织到黄山茶林场深入生活，36岁的学生心里觉得56岁的先生已经是老人了，给先生准备了一根棍子。结果爬山时，差点滑倒的是学生，眼明手快的先生一把拉住她，好气又好笑地说：“到底是谁救了谁？”

在北京的那段日子里，汪大文与同行的陈逸飞、魏景山偷偷跑出去看内部电影，让一心想抓紧时间工作的程十发很不高兴。回沪不久，汪大文收到了老师的信：“大文：我昨日也去看了一场电影。你总说我性子急。我决定

改改，所以这封信写好之后我没有马上寄出，隔了两天之后再寄你，这下不能说我心急了把？”

学艺初成的汪大文拿着作业去问先生，“画人物我会了，但不知道背景画什么。”先生背着手在画室踱了几步，“我来和你合作。”而后，学生做主角，老师做配角，学生画陶渊明，老师补松柏。“后来，我画的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李贺，背景都是先生帮我添上的。画到李贺，先生说：‘李贺长得难看，你就画侧面吧’。”

2007年6月18日父亲节，汪大文和师妹曹晓明一起做了一个展览。开幕式结束，汪大文赶到医院看老师，问“我们要不要再合作一次”。程十发缓缓地举起胳膊，汪大文扶着先生的手，握着圆珠笔，在护士记录本上画了几根线条，“我们都强装笑颜，拍手说‘好像心电图’。这是我们师徒最后一次合作。”

还没入院前，汪大文一直说要带先生去南京路新开的明天广场，顶楼可以看到国际饭店、人民公园。哪知承诺还未兑现，程十发就被送进了医院。“我还记得他手术后回到病

房，只对我说了句，‘嘴很苦’。我和护士长说，我要带他出去，护士长掀开被子，我一看，老师的身体上已经插了好几根管子，心一沉，才知有些事不立刻做，就会成终身遗憾。”

人世熙熙，聚散皆为缘。夫妻、子女、师生、朋友、同僚概莫能外。天下无不散的宴席，只是我们都不擅长告别。

清醒时，程十发对汪大文说，你不要太执着，我们都是过客，到站了，都要下车。2007年7月18日，程十发走了，站在先生的病床边，“我最后看着的是先生的右手，那只画了多少画，写了多少字的手，心头浮起的是先生题跋过的句子，万物皆飞尘，艺术是长春。”含着热泪，汪大文题下了一阕词，同自己与先生47年的笔墨因缘作了最后的告别：“十髮为一程，太匆匆！而今何止千里外，天上人间烟云隔。问来世，可从否？执师手，再登黄山始信峰……”

“现在，大多数人印象中，先生都是坐在轮椅上的睿智老者，但是在我心中，他始终是我刚拜师时，穿着蓝色中山装，黑黑的头发，浓浓的眉毛，眼睛闪着亮光的帅气模样。”摩挲着画册的封面，汪大文说：“如真有时光隧道，我们师徒当可沿着四本册页走回到以往的岁月……”